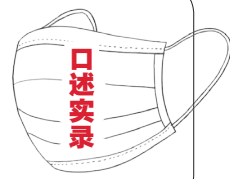




白慧冬，武汉市民

支持武汉的志愿者。  
封城前返回武汉。



他是畜牧工程方面的专家，我想听听他对我们产品的意见，以及在畜牧业动物当代保护领域的发展前景。另一方面，也会一会我清华的师兄。但目前来看，这些事暂时只能搁置。

回到家后，我也盯着我1月22日所乘航班的信息，最终确认，那个航班没有感染者。幸甚！

1月27日，农历大年初三20时55分，我接到了来自阿坝州马尔康市的电话。对方自称是公安局的，通过移动公司了解到我这个手机号码此前到过阿坝州。想了解一下我的情况。我当时心想，公安同志确实是够敬业的，大晚上的还在打电话，逐一排查。我回答了他们的问话，包括我的名字、身体状况、去过哪些地方等等。我还和对方说，自己从阿坝回到武汉已经十天了，从我自己了解到的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看，我本人应该没有问题。同时我确定如果有症状，可以第一时间和他们联系。

两天后，也就是1月29日大年初五，早上9点多钟，我又接到了重庆公安的电话。他们的问话和阿坝州公安差不多。我告诉重庆公安，我到达重庆至当时，已经十多天了，没有症状。

在武汉过年，自我隔离，苦中作乐。因为我平时经常出差，许多时候靠妈妈帮我带孩子，所以我本身就储备了许多冷冻菜，在阿坝我还带回了84斤牦牛肉。所以春节期间我们宅在家里，自我隔离，是做得到的。另一方面，我家在江夏区，离武汉老城市中心比较远，超市少，且缺货，也不必去凑热闹。

年初五，武汉放晴。我印象中，武汉持续了一个多月阴雨天，我的车困在了三家寨。



一下放晴，封城状态中的老百姓，心情也舒畅些。有人熬不住，出去“放风”，果然媒体报道称，市区有一家三口出门散步回家后就中招的。这么说，我家自我隔离还是对的。

不过我也不是没出过门。我在武汉家里自我隔离，也不能无所事事。其实即使春节期间，我也挺忙的。我在帮一些朋友做物资统计。他们运到武汉来的援助物资，我会清点。我家房子比较大，楼下有四个仓库，可以用来放物资。物资存放在这里，有用可以来取。

1月28日大年初四，有公司支援送来手套。我得去接车。因为我的车放在成都维修，所以只能开着电瓶车去接车。凌晨三点整接到电话，匆匆出了门。出门开了一段路，我才想起来——自己忘了戴口罩。当时想，还真不能返回家里重新戴口罩，因为电瓶车标准里程只有40公里，如果回家取口罩，从我家到接车点，是15公里。低温会造成电瓶车电池容量下降。如果耽误了时间，我很可能骑车出去，就只能推车回家！

但又回头一想，自己应该是安全的——当时是凌晨，室外一个人都没有。从我个人了解的病毒学的一些常识来看，这种情况下，如果空气中真有一两个新型冠状病毒，应该不至于攻破我人体防线——它没到一定的基数、数量级，我人体防御系统完全能抵挡得住。更何况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，新型冠状病毒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在外界长时间存活。到了接车点——武东高速出口，是凌晨3点38分。那一车有10万多手套。我帮助领2000副手套，用于前来武汉支援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之用。感谢这些热心人对武汉的支持！

到家时，已经是早上6点了。幸好，我的电瓶车电池扛住了。到家后，我立刻用84消毒液喷了全身，然后进入家里的循环运动舱进行了20分钟47度的蒸疗，快7点才睡下。老母亲问我为啥这么拼命，又没人给开工资。我回说，这次真的拼了命了，只因为我是您的孩子，也是一个父亲。这不，我看到日本朋友捐助武汉的物资上，日本汉语水平考试事务所物资上的字——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。作为武汉人，难道我不该更为家乡做些什么吗？